

花火

蓝色伤痕
文学系列
03

默歌尽微凉

陌墨 著

我张开手，

你就像天边的一道彩虹，

却只拥抱住风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默歌尽微凉

陌墨 著

我张开手，

你就像天边的一道彩虹，

却只留世间微风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陌墨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默歌尽微凉 / 陌墨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9.10
ISBN 978-7-5313-3605-1

I. 默… II. 陌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6683 号

默歌尽微凉

责任编辑 王 平
责任校对 范丽颖
装帧设计 虫 子
封面绘制 青蛙咔嚓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夏玉琼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196 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393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605-1

定价: 16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洁白栀子，默然成歌

初始只是两个简单的字而已，“默歌”。在心里一遍遍地轻声默念，后来竟就悄然地生了根。

喜欢你，是我心里永远无法言说的默歌。

我想，总有一些心情是相似的，那年的你，十七岁的我们，都在心里偷偷地刻下一个人的名字，默默地将一首歌吟唱，却注定是隐忍的姿态，不言语，不做声，只是心里早已电闪雷鸣，那个人的名字便也与那段青葱过往中的“喜欢”这件事密不可分。

我只说喜欢，却不是爱，因为爱比喜欢多了更多的东西。

而喜欢，却是一种淡淡的小情绪，感觉上有点甜，品起来却又有点酸，淡淡的忧伤，却又止不住地清凉，像极了薄荷。

喜欢，是那年的我经过球场时看见你熟悉背影的窃窃欣喜；喜欢，是那年的我在楼梯上与你偶遇的怦然心动；喜欢，是我将心事写进带锁日记本后来一并埋藏进青春的淡淡惆怅。喜欢是小猫走路时优雅而又小心翼翼的影子，是巧克力融化在锡纸上的无可奈何，是想要不喜欢都不行的无能为力。

喜欢，是那年的我为那年的你悄悄吟唱的默歌。

你注定是无从得知的，那首主角是你，却只有我一个人吟唱的歌。

写《默歌》的时候，我曾无数次地回忆我的十七岁。

穿越时间的罅隙，在某一个薄雾笼罩的清晨，在某一个有淡淡阳光透进玻璃窗的午后，在某一个红霞抹上了天空的傍晚，终于，无数次的柳暗花明之后，我与那年的自己狭路相逢。

我将那年的心情一片一片地拾起，然后将那段属于十七岁的

过往，如无字拼图一般一点点拼完整，摆妥帖。

那流年，那与某些人无处告别，来不及说再见就匆匆散场的流年。

我想起了那年的我，那时迷恋一首歌，奶茶的《后来》，于是便一遍遍地听，有时就是那样一个下午，将对某一个人的思念一点点地融入空气，然后又氤氲开来。

在纸上重重地写那段歌词，以至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想起那年的自己，就仿佛周围都飘散着淡淡的栀子花香。

弥漫成一片，却妖娆成伤。

起初只是喜欢他干净的眉眼，后来便俨然成了一种习惯。一个人时便会不经意地想起，一群人时便会搜寻他的痕迹。

只是他，注定无从得知。又或许他是知道的，只是时地不对，而那一步，已然成了进退维谷。

那便就都留给了青春去吧，至少想起那年的青春，不必无从祭奠。

《默歌》中有我们青春的影子，是那段一去不回来的十七岁，是对喜欢挥之不去的尽兴。

有人曾问我写小说的意义何在，有一瞬间的茫然，从未追寻过此间的意义，只是出于对文字的喜欢，便想靠近，有些简单的心思，有些想说的故事，便将之付诸笔端。

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心里将某个人默默吟唱成歌的男孩女孩们。

那年的我们，曾经飘零在空气中无声地“我喜欢你”。

默然成歌。

陌墨

2009年8月5日

目 录 contents

楔子 花之藤

[001]

那时我通常会蹲下身来，轻轻地用手在地上写下他的名字，“苏洛”，我一遍一遍地重重地写，郑重而认真，字里行间带着一丝丝的悲戚。

Chapter 01 时光如琥珀

[003]

我不知道是不是沉沦只需一瞬，无理可辩，但是这一刻，我却清晰地意识到，他在我的生命中，注定会是不同的人。

Chapter 02 我们隔着空气点头微笑

[051]

我看着她大大的眼睛，卷卷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，脸上红红的，像是好吃的红富士苹果，在易晓溪没有转来我们班上之前，她也被班上的男生戏谑地喊“班花”。这样的女孩子，不是应该有颗樱桃小丸子的心吗？

Chapter 03 谁在谁心底妖 成伤

[090]

爱的每一秒都是无可取代
我们经过一些事情吹着回忆的风
然后明白
原来快乐从不曾离开
原来真心无可取代

Chapter 04 阳光已碎落成一面湖

[143]

我回过头来的时候正触上苏洛愣愣看向我的眼，那细长的眼睛，然后我听见他说：“景默，我从来没觉得你是病孩子，你是让人心疼的女孩子。”

我眼中热流涌动，我非常不争气地想，纵使这一刻让我死去，我都觉得心甘情愿。

Chapter 05 我们之间，到不了永远

[204]

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走进她的生活，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景默，我必须走出你的生活。”他说完这句话再也没有停下脚步，更没有回过头来。

{楔子}

花之藤

那时我通常会蹲下身来，轻轻地用手在地上写下他的名字，“苏洛”，我一遍一遍地重重地写，郑重而认真，字里行间带着一丝丝的悲戚。

喜欢苏洛，是我十七岁开启的秘密，是盛开在我心里的花，妖娆而苦涩。花开彼时，想念他的时候，我习惯静静地走到文化广场，静静地喂小鸽子吃食，然后静静地看它们抖动翅膀，飞向湛蓝的天空，渐渐地从小方块，变成小黑点，直至消失不见。

那时我通常会蹲下身来，轻轻地用手在地上写下他的名字，“苏洛”，我一遍一遍地重重地写，郑重而认真，字里行间带着一丝丝的悲戚。

苏洛，苏洛。那是盛开在十七岁的景默心里的默歌。

遇到易晓溪，是那年初冬时节里最美丽的盛宴。那个别人眼里如同罂粟般神秘的女孩子，却是我心里永远的一泓清泉，她的笑容，是我静态回忆中唯一的动态画面……

晓溪，晓溪，那是流淌在十七岁的景默心里的旋律。

而此时的我，站在十八岁的尾巴上，微微地冲那边的岁月笑着，穿过年华的罅隙，铺天盖地的泪光，从这边，摇摇晃晃地向那边望过去，止不住的，是心里无穷无尽的哀伤。

我看见十七岁的景默坐在空旷的草地上低低地吟唱，她唱的，是属于她自己的，十七岁的默歌。

已不再，已不再，瞬间都不再……

{Chapter 01} 时光如琥珀

我不知道是不是沉沦只需一瞬，无理可辩，但是这一刻，我却清晰地意识到，他在我的生命中，注定会是不同的人。

这是记忆里最大的一场雪，从天空中瑟瑟而下，落在地上，堆积成厚厚的棉絮状，而落在我记忆里的寒冷，也不知多久才可以变得温润。

我小心地抚摸着长江七号的小脑袋，它有一个绿色的身子，白色的大脑袋，以及一双大大的眼睛，这是苏洛的车上我唯一感兴趣的东西。我就那么一直抱着它，不知是怕它冷，还是怕自己冷，也不知是谁温暖了谁。

等红灯的时候，苏洛回过头来看我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：“景默，你真的不回家？”

我没有说话，放下手里的长江七号就去开车门。

他急忙抓住我的左手：“景默，不要胡闹！”语气急迫而严厉。我没有回过头去，但是我清楚地明了，此刻他的眉心一定是一个大大的“川”字。

好半天，他才妥协道：“我去给你安排今天晚上住的地方。”

这是记忆里他唯一一次对我妥协。可是我一点也不开心，车子再次开动起来，缓缓前行，我似乎可以听到车轮碾过积雪的声音，如同轻轻的啜泣。

我看着他的侧脸，高高的鼻子，短短的头发，唇很薄，坚忍而锋利，右眼角下有颗褐色的小痣。心里生出了微微的叹息，他的从容与成熟，是我永远也追不上的年华和沧桑，他右边眼角的浅浅细纹昭示着，我们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年华，生命里承载的是不一样的人物景色。

我们之间的距离从来都不仅仅是四年。

他叫我景默，我坚持叫他苏洛，于我而言，他不过是景

卓曾经的学生我曾经的代课老师。可是，在这样的坏天气，在这样寒冷得路面上车辆罕见的下雪天，他焦急地开着车，马不停蹄地找寻离家出走的我，还安排我的住宿。

我转过头，闭上眼睛，刚刚那一幕又在脑海里掠过，景卓愤怒的脸和破风而来的巴掌。

这是景卓第二次打我，只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。哦，目前为止是这样。他的声音都在止不住地颤抖，他说，景默，她是你的妈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绝情。

是这样的吗？可是为什么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根本就没有对她的丝毫印象。为什么时间和记忆都齐齐告诉我，我和她什么关系都没有！就算时间褪去了，记忆却还在。

我跑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走远，而是躲在家对面的楼梯口，我看见景卓匆忙地跑下楼来，黑夜将我隐藏得很好，他环视了好久都没有看见我。我看见他跑向他的那辆本田，飞快地启动它，“咯吱”一声，车轮摩擦雪地的声音此时听来是这样刺耳，车子转个弯，驶出了小区。

夜太黑，天太冷，我有些许遗憾，没有看清楚他刚刚脸上的表情，究竟是愤怒多一点，还是担心多一点。

这真是有点倒霉的晚上，这个“有点”是因为我遇到了苏洛。在街上徘徊半个小时后，苏洛终于为我找到了住的地方。

一切终将过去，没有了家的景默还是景默。

她依旧还是那个被人嫌弃的病孩子。这是个不争的事实，命中注定的残缺。

我站在苏洛的面前，从他的手中接过我房间的钥匙，转身的时候听见他的叮嘱：“景默，我就在隔壁，你不要害怕。”他的声音很温柔，眼神是宠溺而无奈的。

我关上门，房间里顿时漆黑一片。我斜靠在门上，平静地看着汽车经过时打在墙上的古怪的斑驳的影子，心里却轻轻地笑开来，我不害怕，从此以后，我都不会再害怕。

因为我知道，景默已经失去了景卓，那个世界上唯一疼她的爸爸，她还有什么资格害怕。

我摸索着床的位置，躺下来和衣而卧。我大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不知这一夜将如何过去，而明天早晨迎接我的朝阳，又是哪般模样。

我无法入眠。

闭上眼睛，我又一次看见了易晓溪的脸，我听见了她用低低的声音问我，景默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十七岁吗？

十七岁的景默，曾经拉着易晓溪的手，在白雪皑皑的校园里，轻轻走过，闭上眼睛仰起脸静静地听落雪的声音；

十七岁的景默，曾经喜欢一个很少笑的男孩子，他有冷漠的面容却有温暖的眼神，他读不懂我的爱情代码，却读得懂我的心。他只叫我景默，他拥有一个美好的名字，叫苏洛；

十七岁的景默，曾经与那些人静默地遇见，却在喧嚣的时间中，失之交臂，从此不相见。那些人都曾带给她一段叫做过往的故事，周兴、颜时、郑绯儿……

记忆的光和影在瞬间重叠，那一刹那，我看见十七岁的景默将流年的记忆剪影，留念，用那样脆弱而又拼命隐忍的姿态……

……

北方的十一月，寒风开始不露痕迹地变得凛冽，地上的落叶与纸屑被风追着，打着旋子地乱跑，苍穹由蓝色的主色调开始慢慢地靠向雾蒙蒙的白，街上的人亦开始变得稀少。

玉壶光转，流年暗度，时针悄无声息地滑过岁月那耀眼得有些亮白的衣裳，一切都昭示着又一个初冬时节即将来临。

我出门时穿少了衣服，回到家时身上已经有几分寒。我哆哆嗦嗦地搓了搓手，抬起手刚要敲门，忽然想起现在是正午，略一犹豫，我从口袋里摸出了钥匙。

虽然我已经很小心翼翼，可是还是吵醒了景卓，我听见屋子里传来他刚醒来时有几分沙哑的声音：“是默默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

之后那边便没有了动静，我仔细听了一会儿，刚要走回自己的房间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又转回到了门口，打算再次出门。

我的动作很轻，几乎可以用小心翼翼来形容。可当我把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景卓已经走到了面前来：“还要出去？”他皱着眉头。

“嗯。”

“这样啊，”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，“早点回来，一会儿我的一个学生要来。”

我抬起头，拿疑惑的眼神望他，景卓便接着说了下去：“是来帮你补习功课的，以后每周末都会来。”

“每周末的上午你不是已经给我报了课外班吗？”我抬起头，心里有些恼，言语倔犟。

景卓皱眉：“课外班以后可以不去。你还要去哪里？”

我听到他的话略一愣神，刚刚燃起的怒火偃旗息鼓，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：“教科书落在了学校，要去取回来。”

我不等他的回应，转身开门，关上门的同时，一并将他那句“路上小心”关在了门里面。

出得门来，想想景卓刚刚的反应，也不知他有没有从我

不自然的表情中发现一丝蛛丝马迹。

想起那个还在学校等我的人，我无暇顾及他，赶紧朝学校跑去。

一路跑到学校，我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。隔着老远的距离，我就已经看到了在树下焦急等待我的周兴。

我面无表情地一步步走过去，隔着十米左右的距离，他用低沉的声音叫我：“景默。”他正对着太阳的光，因此不自禁地眯起了眼睛。

我再走得近了些，他便咧开了嘴角：“你还真是喜欢迟到的家伙。”顿了顿，又画蛇添足般地补上了一句，“不过总算是等到你了。”他的笑容邪邪的，却有收不住的喜悦。

迎着午后的阳光对上他的眼，我竟然有一瞬间小小的愣神。他短短的头发在阳光的铺洒下轻柔且泛着淡淡的光泽，笑起来的时候，露出整洁而干净的牙齿，笑容明朗真挚，除了眼角的暧昧外，一切都很好。

短短的沉默过后，我心中早已有了计较，盯住他平静地开口：“我不会喜欢你的，也不想谈恋爱，再见。”说完把他一周前写给我的那封信塞到了他手中，打算转身离开。

他却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：“景默。”语气短促却有着不容反抗的味道。他咄咄逼人的眼神，带着凛冽的气势，迫得我动弹不得，视线相接的那一瞬间我别开脸去。

他比我高出一个头，眼睛此时眯成了危险的月牙形，动弹不得的我像是被他困住的猎物。这眼神让我十分不爽，而且寒风还在呼呼地吹，我没有必要陪他在这里发神经。在他尚未反应过来时，我一口咬在他抓住我胳膊上的手腕。

周兴“啊”的一声叫出了声，显然有些猝不及防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。转身的刹那，我瞥到他被我咬过的手腕，齿印分明。

冬日下，周兴铿锵有力的喊声从身后传过来：“景默，我就是喜欢你！”

偌大的校园里，这声音久久地在耳边回响，我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理睬，一直跑出了校门。

“砰”的一声响，我没留神，和眼前的人就撞了个满怀，毫无防备的我被撞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用手撑着，我索性坐着没有起来。

“你……”我皱着眉头看着眼前同样坐在地上的女孩，眼神充满敌意，对上她正斜着脑袋看向我的眼神，我看见她轻轻抖了下头发，扬起一个明朗的笑容来：“有贼追你？”

她的话提醒了我，我下意识地冲身后看过去：“比贼更可怕。”说完利落落地站起身，继续往回家的路上跑去。

我知道，景卓在家等我回去。

而我，必须要快点赶回去。

一路奔回了家，也许是景卓听到了我上楼时的脚步声，还没等我抬手敲门，门便“嘎吱”一声被打开。

“怎么才回来？”他显然是等得有些焦急了，脸上的神色很不好看，声音有些不易察觉的隐约的恼。

“嗯。”我低低地应了一声含糊其辞，然后便溜进了家门，就势开始脱鞋子。

“书找到了？”景卓的询问声从身后传过来。

他的话让我放鞋子的手不自觉地一抖：“嗯……”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，顿了顿，意识到不对后，马上补上一句，“哦，不，没有。”

景卓并没有再追问下去，不知是有意要放我一马，还是并不想与我计较，总之他没有再问下去。

我刚走进客厅，景卓就跟了进来，随之在旁边冲着我开了口：“默默，这是苏洛，我的学生，是来帮你补习功课的，他的成绩很好，是我们学院里最出色的学生……”

那便是我第一次见到苏洛，那个阳光有些刺眼的下午。

现在想来，或者是因为那天下午遇见的是苏洛，所以连同透进玻璃窗的阳光，都随之变得明媚起来。

我微微地抬起头看向他，他个子很高，短短的头发，脸色有些苍白，我抬起头仰望他的瞬间，觉得阳光有些微微地刺眼，我眯起眼睛，郑重地看向他，就对上了他那如星子般璀璨的细长的眸子。

我心里暗暗地吃惊，从来都没想过，一个男孩子的眼睛竟然会这么漂亮。我始终记得，那时的我，应该是有片刻的眩晕，觉得心里花在瞬间就以燎原的姿态妖娆成一片，模样应该也傻气得可以。虽然我从来都是个善于掩藏自己情感的姑娘。

我低下头又抬起头，第一次在认识陌生人的时候开了口：“我是景默。”我听见自己细细小小的声音，嗓音尖尖的，声调却不大，也不知他听清楚了没有。

我说出口的时候有隐约的难为情，却依旧丝毫不后悔。

我在等他开口，他却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很小的幅度，他没有说话没有笑，这让我有片刻的失望，他的眼神冷冷的，表情里有着那么明显的不可靠近，那是一种骨子里特有的清高。

等了好半天，他终于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他的声音没有温度，却让我莫名的心慌。

我心里如小鹿般乱撞，似乎开出一朵摇曳的花，刹那间被风吹过，抑或是因为清晨的第一滴露珠掉落，从而沾染了晶亮的神韵。

哗啦啦。滴答滴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沉沦只需一瞬，无理可辩，但是这一刻，我却清晰地意识到，他在我的生命中，注定会是不同的人。

VOL. 2

我低头看着脚尖，拖鞋上可爱的小熊维尼似乎也在微微地冲着我笑，我细细回忆着他刚刚的话，心里有止不住的欣喜溢出来。

那年我高一，苏洛大三。他认真地研究着我的课本的时候，我正伸出指头算着，我十七岁，他二十一岁。我算完之后就莫名其妙地笑，笑得旁边的苏洛一脸的茫然。

他抬起头诧异地看了我几秒钟。“你要听话，景默。”他突然开口认真地冲我说道，看着我看着我，还是那样好看的眼睛，像闪亮的星星像名贵的宝石。

我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斜了斜嘴角露出不以为然的微笑，心里明明对他有着好感，可是我还是如刺猬一般开口：“最讨厌不懂装懂乱说教。”我知道自己的声音一定很尖锐。

他便不再理睬我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拿出不知在哪里找来的卷子，略带命令地对我说道：“下周末我还会来，你在下周末之前要把这些题做好，我会检查。”

我看着他，他脸上还是那么冷峻，我从他手中接过上面